

Literary history and writers



中国文艺评论青年文库

千万个美妙之声 ——作家的个体创作与文学史的建构

王雪瑛 / 著

钱谷融、韩少功、张伟、王安忆、苏童、吉狄马加、孙颔、赵丽宏、唐颖、陈丹燕、熊育群、陈谦、葛亮、蒋一谈……本书作者在细读文本的基础上，以研究作家个体的方式，切入对当代文学的研究，通过与当代中国作家的深入对话，探讨和回顾他们的心路历程和创作轨迹，勾勒出中国当代作家的精神肖像，追踪和描述当代文学不断发展与建构的动态过程。这是作者在当下的新语境中，对作家论的一种尝试和探索：靠近作家的心灵——倾听当代文学的脉搏。



人
民
出
版
社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 / 主编
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

千万个美妙之声

——作家的个体创作与文学史的建构

王雪瑛 / 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陈佳冉

装帧设计：石笑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千万个美妙之声：作家的个体创作与文学史的建构 / 王雪瑛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7.11

（中国文艺评论青年文库）

ISBN 978-7-01-017918-6

I. ①千… II. ①王… III. ①作家—访问记—中国—现代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70566 号

千万个美妙之声

QIANWAN GE MEIMIAO ZHI SHENG

——作家的个体创作与文学史的建构

王雪瑛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7 年 1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16 印张：22.5

字数：380 千字

ISBN 978-7-01-017918-6 定价：7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王雪瑛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第九届全国文代会代表、上海报业集团高级编辑。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师从钱谷融先生研习中国现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曾获全国第六届冰心散文奖等。著有《访问迷宫》《淑女的光芒》《倾听思想的花开》等作品集。

中国文艺评论青年文库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 / 主编
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

中国文艺评论青年文库丛书

编委会

主 编：庞井君

副 主 编：周由强

执行主编：程阳阳

编委会成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世勇 王庭戡 王筱淇

何 美 杨 婧 杨静媛

陈佳冉 周由强 庞井君

胡一峰 都 布 程阳阳

出版说明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和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明确要求，加强对青年文艺评论人才团结凝聚，培养和服务青年文艺评论家，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于2015年年底正式启动“中国文艺评论青年文库资助计划”，优选精品，出版“中国文艺评论青年文库”系列丛书。该系列丛书旨在鼓励广大青年文艺评论工作者，对当前文艺界普遍关注的创作实践和重大理论评论问题进行专题研究，突出选题新、观点新、材料新，强调原创性、学术性和现实针对性，更好地向广大读者展示新时期我国青年文艺评论工作者的研究成果。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
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

序

评论的生气与高格

毛时安

从1976年开始的中国当代文学创作，被史家称之为“新世纪文学”。这是一次伟大的文学造山运动。山呼海啸，天摇地动，为一个时代的进步投入了空前的全民性影响的思想活力。被压抑了十年的文学生命力量，在那个历史瞬间如井喷般喷薄而出。各种文学思潮风起云涌，一浪接着一浪。由此，中国当代文学进入了一个杂花生树、草木葱茏、万象更新的时代。也由此形成了今天中国当代文学的新版“地图”与格局。

参与这一造山运动的两股主要力量，一是被冠之为“重放的鲜花”的50年代被错划为“右派”的作家，王蒙、从维熙、邓友梅、李国文、高晓声、陆文夫、张贤亮……还有他们的同龄人刘心武、谌容、蒋子龙、张洁、冯骥才；还有一拨，几乎与他们同时在文学舞台上一展身手的，是比他们整整差了二十多岁的我的同龄人。我们可以在王安忆的《叔叔的故事》里读到这一奇特的文学景观。从意义的选择到形式的选择，再到江河择地，沧海横流。关于这些作家和他们创作的评论，贯穿了近四十年，有多少才华横溢的评论家写了多少新意迭出的文字。我很难想象，关于他们还能说出多少有新意的话来。在读了王雪瑛《千万个美妙之声——作家的个体创作与文学史的建构》后，我的第一感是不能以个人迂腐的成见代替鲜活的现实。江山代有才人出。可不？王雪瑛不是在这张熟悉的文学版图上活生生又发现了鲜亮的新意。就像那首歌里唱的那样，她像一个“采蘑菇的小姑娘”，在大森林绿茵茵的草丛中，精心地采撷着那些自己的蘑菇。享受着自己采撷和发现的快乐。

文集精心撷取了中国当代文学版图近四十年的跨度，中国文学一路风驰电掣而来，在当代文学造山运动中产生过重要影响，

至今依然像活火山那样岩浆奔涌活跃在文坛的钱谷融、韩少功、张炜、王安忆、苏童、吉狄马加、孙颙、赵丽宏、陈丹燕、唐颖……对于他们的评论，就王雪瑛而言，包含着一个雄心壮志，通过追踪他们的创作历程，分析当代文学史的建构，由他们的创作成果，展示出近四十年，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当代文学新的格局和气象。用雪瑛的话来说，就是要“切入中国当代文学的纵深处，深入探讨作家与自我和写作、作家与现实和历史、作家与城市和乡村、作家与文化和经典的关系，通过考察作家个体的创作历程与中国当代文学生动流变的关系，揭示两者之间复杂而丰富的互动关系。”

王雪瑛，和不少评论家相比，有她自身非常独特的优势所在。作为女性评论家，她有着特殊细腻的艺术感觉。她是个才女型的评论家。她的导师钱谷融先生就是一个艺术感觉超常的文艺理论家。他对于《雷雨》中人物的一句可能被我们忽略的台词，都能发掘出背后我们完全没有发现的一层又一层的意义。他特别重视研究生的作文成绩。事实上，一篇作文几乎就能看出一个文科生的才情和未来。当年王雪瑛就是以出类拔萃的作文成绩获得了研究生招生考试现代文学专业分数的第一名，而成为钱先生的高足。

1988年我在《上海文论》主持“重写文学史”的编务，主持人王晓明拿来王雪瑛的论文《论丁玲的小说创作》。我兴奋地读完后，在刊物“编后絮语”中写道，作者王雪瑛，以其女性的细腻考察丁玲的创作心理轨迹，对其享有盛誉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且启发我们历史和人性的思考，创作的悲剧存在于人性弱点和历史缺陷的镶嵌契合处。诚如她自己所言，30多个春秋的时光流转，人生大河的蜿蜒奔流。她从少年到了中年。此时，她既有了女性的敏锐，又有了成熟的睿智。对于女性评论家来说，这是一个最美好的写作年华。

这本文集，我首先感兴趣的是全书独特的运思和结构。不同于一般评论集只收评论，雪瑛的这本文集对话与评论对举，展现了她的慧心和睿智。王国维论文有“出入说”，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固有高致。在对话中，雪瑛怀着对文学的热爱和那份善解人意的暖心，以自己对当代文学的深厚学养，对作家作品的聪慧理解，提出直击心灵的问题，然后，她细心倾听来自作家内心深处的声音。就像地质学家，倾听来自地心的声音一样，小心地捕捉作家本真原始的心跳脉搏，一步步稳健地“入乎其内”。在对话中，作家感受到了来自评论家的善意和理解，慢慢放弃了无意识的警觉。用雪瑛自己的话来说，“对话呈现了作家的精神向度，展现了作家对生存现实的认识，对文学经

典的理解,对创作手法的选择,对文学使命的自觉”。随着对话的深入,作家敞开了心扉:韩少功对自己“散文远望,小说近观”的凝练概括;张炜对故乡历史与现代性的重新发掘;吉狄马加对自我个体和民族血脉联系的自觉意识;王安忆对作家格局与时代的自我审视;孙颢对知识分子命运的透彻认识;赵丽宏对十年历史的反思追问;唐颖对个体与历史,女性情感世界的深入开掘……评论家王雪瑛如此抵达作家创作的初心和原点,那个灿烂的鲜花盛开的创作原野,精准地抵达了文学评论“知人论世”的批评场域。

对话是思想学术评论的常见文体。《论语》、《柏拉图对话集》展现了人类伟大哲人最初对话的深邃风采。对话既可以使思想更思辨更透彻,也可以使思想更感性更生动。但像雪瑛这样深入文学的心灵对话其实不仅是文体的难度,更是如何贴心交流的难度。我觉得,首先自然是她的诚恳,对文学的虔诚感动着作家,更重要的是她对文本的细读。在我看来,阅读是评论的基本功。文读三遍,其义自见。雪瑛的评论对作家几乎一言中的,力不虚发,根本原因就在于她以巨大的文学兴趣不懈地阅读了对话作家的所有作品。只有反复阅读,才能文心雕龙,隐藏在文字和形象体系背后的意蕴才会从云遮雾罩的朦胧中升腾出来。雪瑛这代人,如其所说,是陪伴着对当代新时期文学的阅读和认识成长起来的。在自序中她诗意地回望了与生命成长相伴的新时期文学阅读:“许多夜晚和白天,我坐在图书馆、教室、荷花池边或丽娃河畔;无论是校内,还是校外;在读还是毕业,阅读让我沿着心灵的路径,看到了辽阔的世界和世界中的,他们或在身边,或在远方。身处一隅间,心主无限大,超越有限的时空,这正是阅读的魅力。

阅读,让我抵达深远的世界,阅读,让我感受文学的魅力,通过文本的世界去探寻现实的世界,又从对现实的世界的认识和理解中,去分析和解读文本的世界。文学阅读,是我成长的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文本细读,也是我文学评论的重要起点。”

唯有建立在对文本深度大量阅读的基础上,对话双方的作家和评论家才能建立推心置腹深入对话必有的信任。对雪瑛来说,她用心灵阅读,她用心灵感受文本的肌理;她对文本肌理的把握,作品底蕴的心领神会,和作家一起神游其文学世界。我们可以想象无数个长夜,雪瑛在阅读中,专心致志地倾听、捕捉“思想花开的声音”。阅读,是中点:一头连着对话,一头连着评论。事实上,唯有用心去阅读,才能真正走进文本的深处,把深层的特别有“意思”的内蕴开掘出来。如果说对话是直抵作家心灵的“入乎其内”,那么,评论就是超然理性的“出乎其外”。二者构成了一种有趣的互文关系,彼此延伸着,彼此说明着。这样就会有非同寻常的发现。

在阅读张炜作品时,她发现了散文《融入野地》犹如作家的心灵地图,承载着张炜的思想内涵和情感流向。雪瑛以此切入与张炜的对话,第一次提出篇幅悬殊的《融入野地》与《你在高原》内在联系,她独特的发现,得到了张炜的认同;她深入的提问,有了张炜思索后的回答。作家和评论家如此心意相通,深入作品的对话,打开了阐释作品的新视域,然后雪瑛又以融

入和野地的双重主题，在评论中解读 450 万字的 10 卷本长篇小说《你在高原》，在新的向度上开掘了这部长篇小说的宏富内涵，让我们看到了，“写实高原上的诗意之花”次第开放的精神过程，这是文学评论中的境界，也是文学魅力的体现，塑造和沟通着人的心灵世界。

王安忆的小说是被无数评论语言覆盖到无以复加了。王雪瑛敏锐地揭示了她的小说充满“生长的渴望”。这渴望是作家对艺术生命力的渴望，也是作家孜孜不倦地创作，让小说作为艺术的渴望，笔下人物的渴望，都有着不断生长的空间：从橙黄色路灯下的雯雯开始，在城市和农村背景下不断出现的女性也在不断地向着人性的深处生长着。生长性赋予了王安忆持续四十年源源不断的创造活力。

和我们司空见惯的学院式文学批评相比，王雪瑛的文学批评没有罗列的枯燥，理论的灰色，高头讲章的沉闷。她的评论文章有着对作品深入而灵性的理解；她诗意而真诚的文字特别有感染力，也不失学院派的严谨，不做媚俗虚妄之言。

她对自己导师钱谷融先生的对话和评论，既充满感情又有学理的阐发。她对钱先生的名篇《论文学是人学》、《雷雨人物谈》的影响和意义有着深入的分析 and 阐释，她对钱先生的心路历程和人格魅力有着贴切的理解和独到的认识，“如果将人生比喻成一部长篇小说，那么导师钱谷融先生对于我来说就是一部经典。他是让我可以审美，可以请益，可以亲近的导师。他是一个在人生旅途中思索‘人学’奥秘的智者，一个在文学研究中体验人生百味的仁者，他的人生和文学相互影响，构成了他的艺术人生。钱先生散淡中的坚守，修辞中的真诚，文学中的审美，生命中的诗意，有着现代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有着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内核，有着中国传统美学的现代传承。”

作为新一代的评论家，雪瑛还有特别值得注意的地方，她对自然科学有浓烈的兴趣，她具有特别开阔的精神视野。她不仅把作家、作品放在当代文学历史的河床里加以考察定位，又能关注到 21 世纪时代的深刻变化，在全球化背景下，当代中国作家作品的人类性。事实上，现时代的中国作家敏锐地关注着人类精神

的困境，以作品探讨人类面临的精神难题。吉狄马加的长诗中如雪山旭日般庄严升起的民族血脉和人类意识的宏大主题。韩少功、张炜几十年如一日站在原乡的土地上对广袤大地复杂地貌的观察和思考。

我非常有幸先睹为快雪瑛的大作。在她对当代作家精神肖像的描摹过程中，在她捕捉当代文学的动态流程中，回忆自己作为见证者和参与者，和这样一段文学时光相伴相随的动人情景：1986年夏末，彝族诗人吉狄马加从大凉山深处寄来的《初恋的歌》，那种质朴热烈一下子勾起了我在少年时代，看影片《达吉和她的父亲》的感觉。1993年张炜的《九月的寓言》在《收获》发表后，他精心把《收获》和他的新作重新装订后寄给我，我阅读时的满怀欣喜。我和雪瑛文集中的作家们一起蹚过了一个大时代的滚滚洪流，抵达了一个陌生而充满着希望的世纪。

7月5日早晨，雪瑛给我发了一个图片微信。图片底部是地平线般一线排开的城市楼群。左下角一株风中摇曳的大树，枝叶伸向天空。蓝天白云间，有一架红白相间正在飞翔的飞机，眼看就要飞出图片的画框。我想，雪瑛曾经耽搁了一些时日，而现在她就是那株向上生长的生机勃勃的树，就是那架加满了油，朝着远方的飞机。她，仍然有着远方……

2017年夏

自序

千万个美妙之声

20 世纪 80 年代，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里程碑，那是从寒冬走向春日的转折点，封冻经年的大河主干那僵硬冷漠的表情发生了变化，被冰雪凝结的面容出现了裂痕，冰面渗出了微蓝的水汽，巨大的冰块开始松动，逐渐漂移，互相碰撞，轰响中清澈的水流越过冰块，奔涌向前，形成壮观动人的凌汛。腊梅、迎春、桃李、海棠、牡丹……次第绽放，推开了季节的长廊，时移世易，移步换景……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告别了十年动乱，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层面都开始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中国当代文学也开始了突围和坚守的旅程：新时期文学、20 世纪 90 年代文学和新世纪文学。相对以前的阶段，这三十多年的划分更为细致，中国当代文学经历着从摆脱“假大空”到回归文学，从伤痕文学到反思文学，从文化寻根到先锋文学，从形式创新、新写实到文学的总体性发展。21 世纪以来，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方式，全球化、全媒体拓宽了文学的传播途径，网络文学、类型文学、微博和微信等的流行，使得文学的传播、交流和互动更为便捷，文学的价值观念、审美形态更为多元。

回溯当代文学与中国当代社会的深刻变化、休戚相关的发展历程，我想到了哲学家刘小枫曾经说过的话，“每一代人大概都有自己青春与共的伴枕书”。20 世纪 80 年代，我还是一个少年，站在岁月的门口，内心向往着青春的列车带着我去更广阔的世界。后来我考上了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图书馆和教室，上课和学习，阅读和写作设置着我的生活格式。

阅读，当代文学中的重要作品开始加入了我的人生，成为我青春岁月的伴枕书：告别了《班主任》、《爸爸爸》，我乘着《古船》沿着《北方的河》、《伤心太平洋》到了《多义的欧洲》，《当晚霞消失的时候》这是一个《平凡的世界》，我骑着《黑骏马》、《访问梦境》，探寻《完美的假定》和《融入野地》后，又回到《我与地坛》，回想着让自己不断成长的《人生》，犹如《九月寓言》……

许多个夜晚和白天，我坐在图书馆、教室、荷花池或丽娃河畔；无论是校内，还是校外；在读还是毕业，阅读让我沿着心灵的小径，看到了辽阔的世界和世界中的的人，他们或在身边，或在远方。身处一隅间，心主无限大，超越有限的时空，这正是阅读的魅力。

阅读，让我抵达深远的世界；阅读，让我感受文学的魅力，通过文本的世界去探寻现实的世界，又从对现实世界的认识和理解中，去分析和解读文本的世界。阅读，是我成长的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文本细读，也是我文学批评的重要起点。

三十多年时代的风云变幻，三十多年岁月的风霜雨雪，一个个当代作家的创作生成形态各异的树木，不同的季节，不同的地貌，山高水阔莽莽苍苍形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的丰富生态和生动气韵。

三十多个春秋的时光流转，人生大河的蜿蜒奔流，我从少年到了中年。阅读现当代文学作品伴随着我精神成长的过程。我汲取着中国文学、世界文学的滋养，在汉语文学的话语中，磨砺着自己的语言。追踪当代文学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发展历程，回溯那一代作家创作脉络和心路历程，探究作家创作历程和当代文学发展之间的动态关系，对于我来说，这不仅仅是一种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方式，也是一种延展自我心灵空间、建构精神路径的需求。

我们身处急剧变化的中国现实生活中，20世纪80年代以前那种“大一统”的生活模式发生了裂变，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阶层差异扩大，我们的生活裸露出丰富的层面，互联网和全球化让我们处于信息的包围之中，不同阶层的人如何在现代与传统的交战中选择自己的生活？作家如何认识纷繁芜杂的现实生活？如何认识时代发展的动因和趋势？如何认识中国经验，讲好中国故事？塑造出生动的当代人物形象？

在这个时代，优秀的作家如何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如何保持自我和这个时代之间的关系：既身在其中，同时又有写作者的独立思考和价值判断。

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和思索，是我和当代作家深入对话的重要话题，也是我认识现实，分析当代文学的重要层面，通过对话，倾听作家内心的声音，呈现作家的精神向度，展现作家对生存现实的认识，对文学经典的理解，对创作手法的选择，对文学使命的自觉。

钱谷融、韩少功、张炜、王安忆、苏童、吉狄马加、孙颙、陈丹燕、赵丽宏、唐颖、葛亮、陈谦、蒋一谈……与他们深入对话的过程中，犹如回望文学丛林生长开花结果的过程，从青翠的嫩叶，含苞的花蕾，到春风中的盛开和绽放，再到青涩的果实渐渐成熟……无论是霜冷长河，还是春回大地，是满目苍翠，还是万山红遍，那种孕育修炼的过程，含英咀华的过程是珍贵而难忘的生命体验，这是当代文学不断生长、生动构建的过程。

我没有想到张炜的重要散文《融入野地》是他在病榻上躺了几个月后，在一个托板上写成的，他说因为住院，让他静心思考生命的问题，比如人与永恒，人与艺术，特别是更现实的问题，怎样使生命较少一些挥霍浪费。他身在病榻，心向野地，思绪万千，在双脚无法行走的时候，写出了最有力量文字，可见心灵的力量多么强大。

在与张炜对话中，我有一种发现，他对自己三十多年前完成的作品写作状态依然记忆犹新。我问他：“谈到你三十多年前的作品，你没有一点隔阂，仿佛是昨日才搁笔。”他说：“因为写作是全身心投入的事情，以后要忘记当年创作的情景也很难。生命的创造总是最难忘的。在纸上记录并且伴随着激动，寻找人性的奥秘，特别是要写到爱，表达悲愤与仁善，展露柔情，可见这并不是一般的劳动。这种工作总是极有吸引力，能让一个人不断地回到这种环境和状态。”

早春的静夜里，读着这些话语，我感到了当代文学跳动的脉搏，听见了思想花开的声音。通过这样的深入对话，贴近了作家的心灵，理解着作家的创作心理、知识结构、文学个性、创作历程，从而梳理出作家的创作与社会现实、历史文化、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

在20世纪80年代登上文坛的作家是新时期文学的参与者与见证者，他们行走在汉语文学的长路上，这是需要不断超越自我和挑战自我的旅程，这是文学的理想之光引领的艰辛跋涉，中国当代作家将抵达何方？如何拓展我们对生命的体验，如何深入我们对人性的认识？

评论家陈晓明在《众妙之门》中指出，“21世纪初的中国文学抵达了一个重要阶段，在历经了现代文学对启蒙价值和革命理念的表达，经历了五六十年代革命文学对创建中国民族风格的试验，历经了八九十年代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借鉴之后，终于到达了它的‘晚郁时期’（迟来的成熟时期）在困境中厚积薄发。它更执着地回到个人的生存经验中，回到个人与世界的对话中，回到汉语言的锤炼中。因此，它有一种通透大气、内敛之意，有一种对困境不可能性的超然。”

陈晓明“用10年的时间重建文本细读的批评方法”，《众妙之门》是他用这种批评方法的

实践后，获得的工作成绩，这是他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认识、判断和期许。

文本细读不仅仅是分析作品的重要起点，也是贴近作家心灵的直接路径。文本细读与文学经典的发掘也是夏志清文学史建构的原则，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之所以影响深远，重要的原因是他撰写的是一部把作家和文本解读结合的文学史，而不是作家缺席的文学史。今天重新发现作家论的意义，对批评家和作家的深入对话，对文学史的书写和研究，都很有意义。

我想在细读文本的基础上，以研究作家个体的方式，切入对当代文学的研究，通过与当代作家的深入对话，探讨和回顾他们的心路历程和创作轨迹：他们如何突围与坚守，从而勾勒出中国当代作家的精神肖像；追踪和描述当代文学不断发展与建构的动态过程，这是我在当下的新语境中，对作家论的一种尝试和探索：靠近作家的心灵，倾听当代文学的脉搏。

我想有些问题没有唯一的答案，无论是提出问题，寻求答案，或是在对话过程中的体验，感受每个作家回答问题的不同方式，感受他们的个性、气质、思想、语言，还有对文学和生命的热爱，这个过程的重要性不亚于抵达具体的目标或者答案。

在寂静的春夜里，一阵阵春风在黑暗中呼啸，我没有想到春天的风还是如此强悍，似乎我的窗外是郁郁葱葱的树木伫立的丛林，我想起了加缪说过的话：“在这突然重又沉默的世界中，大地升起千万个美妙细小的声音。”我想改写一下，在这深沉的春夜里，一阵阵春风掠过丛林，枝叶起伏，丛林中升起千万个美妙细小的声音。这是我对当代文学的想象、认识和期待，创造的力量在丛林间潜滋暗长……

飞鸟的歌声穿过夜与昼，告诉我大地对晨曦的回响，我的思绪穿过夜与昼，告诉我今日对往日的回忆：中国文艺评论中心，一个个亲切的名字生成着记忆中清晰的一页页，不断回放着——霞光映照着滇池的波光粼粼，理想映照着现实的吉光片羽，让我将散落在岁月长路上的思绪，不断地聚集，不断地深入，不断地生长，终于完成了《千万个美妙之声——作家的个体创作与文学史的建构》，深深的谢意和晨光一起在我的心中升起。

目 录

序 评论的生气与高格	毛时安 / 001
自序 千万个美妙之声	/ 001
绪论 作家的个体创作与文学史的建构	/ 001

上 篇

钱谷融	文学的魅力和事外远致	/ 019
	美的追求是生命的秘密	/ 034
	批评独立的精神向度	/ 044
	全媒体时代的文艺评论	/ 047
张 炜	写当代生活最考验作家的才能	/ 049
	写实高原上的诗意之花	/ 074
韩少功	文学如何回应人类精神的难题	/ 079
	在思想的日照下生长	/ 101
吉狄马加	个体的呼唤、民族的声音	/ 106
	深厚的民族血脉，深刻的人类意识	/ 121
王安忆	从《月色撩人》看现代都市叙事	/ 128
	让小说充满生长的渴望	/ 144
	荒凉云散，锦心犹存——读王安忆的《天香》	/ 156
方 方	勇敢冷静的深入，诚恳有力的提问	/ 159
孙 颙	现实的舞台搭在历史的厚土上	/ 167
	漂移与交流	/ 193
	从深渊里看到光亮和救赎	/ 196